

《東華漢學》第 30 期；137-16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9 年 12 月

出入虛實，以莊寓諧： 論蘇軾假傳體的撰旨與創新*

許愷容**

【摘要】

本文通過敘事情節的梳理，釐清〈萬石君羅文傳〉與〈毛穎傳〉的互文關係。從而得出：蘇軾的「創作」，不僅止於「逼真」的訴求，更以「組傳」模式、向《史記》借力、結合詩詞創作經驗方式呈現。從蘇軾對韓愈的情懷、聯繫文人間的競爭心理與宋調欲代雄唐音的文化意識，蘇軾並非止步於「模仿」，是對前作的「致敬」，更是「影響的焦慮」下的成果。背後透露著對士人出處問題的思考，展現承衍中有新變的爭勝企圖。期冀藉由本文，理清蘇軾創作的價值，藉由掘發蘇軾假傳體的豐富面貌與多元呈現，補充蘇軾古文研究尚為欠缺的環節，及其於假傳體發展史的意義。

關鍵詞：假傳、互文、萬石君羅文傳、毛穎傳、影響的焦慮

* 本文渥蒙貴刊兩位匿名審查老師及編輯群的惠賜卓見，使得以補苴訂正：特申謝忱。

**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蘇軾（1037-1101）自幼家學薰陶，師友濡染，加上刻苦勤讀與天生才氣，每勇於試驗，跨越文類藩籬，而能創作出具個人色彩的作品；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捕捉，使能另闢蹊徑，以典型塑造個性。歷來學者孜孜不倦地閱讀著、模仿著，研究成果多元豐碩。¹惟時至今日，仍有部分區塊尚待深掘，傳體即為其一。

韓兆琦：「蘇軾生性豪放，滑稽幽默，還寫過一批幽默滑稽的傳記作品，這一點還很少為人提及。甚至有些人讀了蘇軾全集，還沒有發現蘇軾的這部分作品乃是一組滑稽幽默文字，而誤把它當作了鄭重的人物傳記。」²韓氏此指「幽默滑稽的傳記作品」，係〈萬石君羅文傳〉、〈葉嘉傳〉等，在明代徐師曾（1517-1580）、賀復徵（1600-?）定義下，隸屬於「假傳」文類。³據前說歸納，假傳意謂徘徊於正史（實錄）與小說（虛構）之間，一則通過以物擬人、以文滑稽的方式，寓意於物，兼具「敘事」與「諧趣」特質，表現出勸懲匡正的諷喻價值；一則藉由機智、幽默、諷刺、誇張等諧謔語言，調動「實」、「虛」的既定順序，讓事物的表像與本質出現極大的反差，使作品產生滑稽中蘊含嚴肅、詼諧中寄寓諷刺的力量。⁴

¹ 蘇軾專題的研究成果，可參饒學剛、周靖華，〈二十世紀蘇東坡文學研究綜述〉、衣若芬，〈近五十年（1949-1999）臺港蘇軾研究概述〉，《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894-1004；曾棗莊，〈蘇軾研究述略〉，《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等。

² 韓兆琦，〈蘇軾的滑稽傳記文〉，《雁北師院學報》第四期（1994），頁 8。

³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頁 49；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頁 153；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08 冊，卷四百八十三，頁 63

⁴ 參張國榮，〈蘇軾詩文「戲謔」風格特徵、成因及文學史意義〉，《樂山

以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蘇軾文集》言，錄有十一篇，可別為三：史傳體（如〈陳公弼傳〉、〈方山子傳〉）、傳奇體（如〈僧圓澤傳〉）、假傳體（如〈萬石君羅文傳〉等）。同為人物傳記，〈僧圓澤傳〉採〈甘澤謠〉而多志怪色彩；⁵假傳體因之帶有諷諭特性，與蘇軾另種純然作遊戲趣味、空笑滑稽的小品文區隔。

〈萬石君羅文傳〉步驟韓愈〈毛穎傳〉書成，已為學界共識。〈毛穎傳〉開假傳先河，⁶係韓愈通過莊重嚴整的史體、惟妙惟肖的史家口吻，為毛筆的發明、應用、傳播情形，所作的傳記。除了跳脫以人統事的史傳傳統，妙於滑稽託諷，有所寄託；因其寓言性，使之不流於遊戲趣味，而能提高作品價值。⁷繫於蘇軾名下，與〈萬石君羅文傳〉同屬假傳之作者，尚見〈江瑤柱傳〉、〈溫陶君傳〉、〈杜處士傳〉、〈黃甘陸吉傳〉

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六卷第九期（2011），頁6；劉成國，〈以史為戲：論中國古代假傳〉，《江海學刊》第四期（2012），頁196；鍾志偉，〈平議《四庫全書總目》「假傳體」文類的編目與批評〉，《漢學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四期（2014）。

⁵ 何師寄澎指出：〈陳公弼傳〉最合傳之正體；〈方山子傳〉已軼繩墨外；〈僧圓澤傳〉採〈甘澤謠〉而多志怪色彩；〈萬石君羅文傳〉等則滑稽遊戲之體。若以傳人、傳物來區分：「就傳人一類而言，固法史遷而有歐陽沾溉，又承志怪、傳奇，特富神異迷離之趣；就傳物一類而言，悉效韓愈而變本加厲，亦可為極遊戲諧謔之能事。」詳氏著，〈風神、遊戲與傳奇——小論東坡的傳記文〉，收入王靜芝、王初慶等，《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296、308。

⁶ 宋·王柏謂：「托物作史，以文為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宋·王柏，〈大庾公世家傳〉，《全宋文》，第三百三十八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371。

⁷ 〈毛穎傳〉之寄托諷意，前賢學者多所指認：1.自寓憤譏，如柳宗元；2.文中老不任事之句可能寓刺意者，如葉夢得；3.戲作之劇，如曾國藩等；4.憤世疾俗，抒發人生慨歎者，如王更生；5.不滿統治階層而抒憤者，如游友基、于泓、畢寶魁等；6.憤懣兼尋求之音說，如方介。論點同中有異，筆者以為本文的重點並非在韓愈〈毛穎傳〉上，故無意對前賢研究作出辯駁，且方介〈韓愈〈獲麟解〉析論：由「形」與「德」看韓愈之所以為韓愈〉、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已作了細密的鉤沉，不贅。參方介，〈韓愈〈獲麟解〉析論：由「形」與「德」看韓愈之所以為韓愈〉，《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九期，（2003），頁287、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成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五期（2011），頁72-79。

諸篇。⁸前賢研究，圍繞在作品本身者，或以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等作品未出韓愈〈毛穎傳〉機軸；以蘇軾創作動機為考察者，或謂蘇軾撰作為角力，或謂蘇軾本有仿擬他人作品習性。⁹由於蘇軾本有仿擬前作之例，亦有蘇、黃時相爭競的紀錄，凡此難以端靠「習性」說明。韓愈創體，於今僅存〈毛穎傳〉一篇，蘇軾擬作，可考者便有五篇，且為唐宋時期假傳數量之冠冕。從撰作動機的角力說、仿擬說到多篇作品的呈現樣貌，若以「未出機軸」定案，不僅過分簡化也罔顧撰作之匠心。蘇軾的假傳作品，校注本未有繫年，難以從作品本事乃至生平分期判斷。根源於此，本文首先藉由〈萬石君羅文傳〉與〈毛穎傳〉敘事情節的比較，探討兩文的承繼關係；其次將〈萬石君羅文傳〉與其他四篇假傳綜合而觀，探究異同，考察寓於文本背後的意義；爾後繫連成組，推敲出共通的主旨，並追溯蘇軾筆法淵源，為「仿擬」抑或「角力」提出推論結果。期冀通過本文，補充蘇軾文學探究為人所輕忽者，進而從假傳體發展脈絡重估蘇軾新變的意義與價值。

⁸ 《蘇軾文集校注》本以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蘇軾文集》，錄有蘇軾傳體 11 篇。其中〈萬石君羅文傳〉等假傳作品，前人於是否為蘇軾創作，頗有爭議，詳見《蘇軾資料彙編》上編所收何蘧、蔡條、楊時、葉夢得語。《蘇軾文集校注》採「保留原編次」而「加校記說明」方式處理。除了〈蔡使君傳〉註云「非蘇軾所作，故刪文留題」，〈葉嘉傳〉從地緣、時代考量以陳善所論（為陳元規作）宜有據外，其餘〈萬石君羅文傳〉、〈江瑤柱傳〉、〈溫陶君傳〉、〈杜處士傳〉、〈黃甘陸吉傳〉，尚未見非蘇軾作品的決定性證據。筆者案：除時代尚未可考外，不宜遽然排除蘇作可能。參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蘇軾資料彙編》上編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何蘧語，頁 157-158、蔡條語，頁 190、楊時語，頁 89、葉夢得語，頁 244-245；張志烈等編，《蘇軾文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頁 1-3、1319-1435。

⁹ 韓兆琦以為蘇軾本有仿擬他人作品的習性；何寄澎謂蘇軾的撰作係出於角力。由於均非探討重心，故皆一筆帶過，而未多論證，筆者以為尚有討論的空間。參韓兆琦，〈蘇軾的滑稽傳記文〉，頁 8；何寄澎，〈風神、遊戲與傳奇——小論東坡的傳記文〉，收入王靜芝、王初慶等，《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頁 304-305。

二、承衍：論〈萬石君羅文傳〉與〈毛穎傳〉的互文性

(一) 以莊寓諧，破體為文：韓愈〈毛穎傳〉的發凡

〈毛穎傳〉徘徊於史傳與傳奇間，兼具「敘事」與「諧趣」特質，並賦予遊戲之體以諷喻，不僅是「破體」更是「創體」。雖時有非議，亦肇開後世「假傳體」創作的端緒。蘇軾〈萬石君羅文傳〉向被認定為步驟〈毛穎傳〉書成的作品，在習仿與擬作的過程，是純然的模仿？抑或是有所增添？是探究兩傳關係的要領。為釐清〈毛穎傳〉、〈萬石君羅文傳〉差異，下面先將〈毛穎傳〉的敘事情節，列表以示，如下：

表一：〈毛穎傳〉敘事情節¹⁰

	敘事主線	內容大要
出身	毛穎先祖，養萬物有功，封於卯地	1. 先祖相關傳說 2. 先祖嘗與韓盧爭能，遇害遭醢
入仕	蒙恬取豪製筆，載穎而歸	1. 秦始皇滅趙伐楚 2. 統一六國前哨 3. 毛穎形貌
榮寵	毛穎備受始皇恩寵	1. 毛穎為人、舉止、能力 2. 與陳玄、陶泓、褚先生友善，上召穎，穎攜三人俱往，上未嘗怪焉。 3. 歷秦始皇、太子扶蘇、胡亥三代，君上臣下皆愛重。 4. 後被廢棄，終默不洩。 5. 不喜武士，惟見請亦時往
衰遲	毛穎因老見疏，終於管城。	1. 子孫惟居中山者能繼承父祖業。

¹⁰ 本文採用的原文，〈毛穎傳〉本以唐·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325-332；蘇軾「假傳」文本據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十三，頁423-433，不再另作標注。

根據上表，〈毛穎傳〉文本的敘事情節呈現出「毛穎先祖，養萬物有功，封於卯地→蒙恬取豪製筆，載穎而歸→毛穎備受始皇恩寵→毛穎因老見疏，終於管城」，即「出身→入仕→榮寵→衰遲」的主調。在「毛穎備受始皇恩寵」處，以敘事篇幅言，幾佔全傳三分之一強，足見韓愈的著意凸顯。¹¹節錄如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秦皇帝……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引文標記處，可見毛穎為人和柔圓滑、少言不泄，難有主意。毛穎時常侍從左右，甚至與毛穎友善者均能享受君上的特殊待遇，可見榮寵無比。由此連結衰遲的轉折，進一步從毛穎的性格到兔子陰柔的象徵，結合毛穎快意貴幸到年老衰遲的仕途，帶有韓愈對於文人依附權勢的諷意。¹²

傳末以對話為敘事，除了追敘毛穎顯赫的先族，為傳統史傳手筆外，重提毛穎「以老見疏」事，以「秦真少恩哉」為之抱屈，頗能規模《史記》以敘為議筆法精髓：¹³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

¹¹ 據筆者統計：286字／882字，占32.4%。

¹² 姜龍翔對於兔子的隱喻象徵意涵多所著墨，值得參考。至於結合韓愈道統觀得出「以毛穎為象徵的文人類型，不能延續道統而致斷裂的感慨，並冀望由此建立文人興道致治的自覺。」筆者以為，此係論者對於傳文內核的延展，故持保留態度。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成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五期（2011），頁69、79-94。

¹³ 「藉言敘事」為「以敘為議」筆法之一，在《史記》裡有多元的運用。根據發話者的不同，可分成人物獨白、他人語、對話、多人語、歌謠、書面語，此處為通過傳中人物對話寄寓作者論斷的形式。

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

從髮禿（筆用久而毫毛脫落）到不中書（不中用），雙關意涵引人發噱。而「中書」、「不中書」亦與前處毛穎發達與皇帝親近之際，稱作「中書君」的官名聯繫¹⁴。前後語詞的布置，帶有突梯滑稽的趣味性。

（二）以文滑稽，繼往開新：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的仿作¹⁵

同樣是假傳體，〈毛穎傳〉寫毛筆，〈萬石君羅文傳〉寫硯台（案：羅文音同羅紋，硯的一種），¹⁶內容、性質、作法均與之近似。而由〈萬石君羅文傳〉行文中，提點「毛穎」的巧妙布置，更意味著兩傳的步驟軌跡：

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久之拜舍人……，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

羅文入世的機緣在於毛穎後人「毛純」的舉薦。爾後，羅文漸獲榮寵，取代毛純，成為政治舞台閃亮的新星。〈萬石君羅文傳〉敘事情節，如下：

¹⁴ 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按，中書令，隸屬中書省，為帝王近臣，參與機密。西漢時期的中書官以宦者擔任，而以中書令為主官。

¹⁵ 林辰曾經提出小說演化的主要方式有二：「輯錄加工式」、「續補仿作式」。「續補」，係在前作題材上的拓展，深化作品立意，產生新作；「仿作」則是在前作影響下的再創作，即仿效摹擬以成新作。筆者以為林辰的說法固然本以小說，惟如此定義，亦適用於此處〈萬石君羅文傳〉對〈毛穎傳〉繼承中有所新變的部分。參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165-175。

¹⁶ 引自張志烈等編：《蘇軾文集校注》，卷13，頁1386。另「羅文」是「羅紋」的諧音，是歙硯產地的一座山名。蘇東坡曾寄歙硯給兒子，並附詩一首，借此抒發對兒子的深情：「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黠，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寬饒要少和。吾衰安用比，寄與小東坡。」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三十九，〈龍尾石硯寄猶子遠〉，頁2101。

表二：〈萬石君羅文傳〉敘事情節

	敘事主線	內容大要
出身	羅文，歛人也。先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	1. 秦棄詩書，漢興以刀筆吏舉將相，「雖有奇產，不暇推擇」，故羅氏未有顯人。 2. 羅文「資質溫潤，績密可喜」，韜光養晦，有隱居終身意。
入仕	羅文隱居龍尾山，因石工賞識而出	1. ★武帝喜文翰，得毛純為中書舍人 ¹⁷ 2. ★羅文與墨卿、楮先生、毛純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冊，大約雖出上意，必使文潤色之，行之遠方四夷，無不達焉。 3. 武帝對羅文親愛日厚，賞賜亦豐，如純輩所不敢望。
榮寵	得毛純舉薦，蒙上召見而出仕，親愛日厚，厥功茂焉，號萬石君。	1. 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 2. 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衰遲	羅文為人自愛，武帝寵幸有加，小人雖疾忌，亦不敢動作……端紫入仕，令色親上，羅文年老見疏，後為金日磾害死	1. 端紫青雲直上，俄頃即與羅文並共事。端紫雖乏文采，以令色可喜，常在左右，文浸不用。 2. 羅文道出陛下用臣如積薪。
後代	子堅嗣。……後死葬平陵	1. 羅堅資性溫潤，文采績密，而器局差小。 2. 昭帝立，因舊時侍書東宮，受寵。後因器小，斥不用。 3. 昭帝崩殂，堅乞守陵，後死葬平陵。
追敘	羅文宗族事蹟，家業不衰	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于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萬石君羅文傳〉在「出身→入仕→榮寵→衰遲」的部分，呈現相同的基調。〈毛穎傳〉為秦，〈萬石君羅文傳〉述漢，除了為毛穎「製造」後代（毛純），安排此人現身，為羅文背書外，更妙於製造通同處，可

¹⁷ 標註★者，係與〈毛穎傳〉有直接關係者。

見繼承紐帶。只是，蘇軾對於〈毛穎傳〉的模擬，在中心主旨上，是否仍承襲韓愈本意，而僅僅是「續作」？在作者意圖的部分，是模仿或是有所更改，即不僅僅是「重寫」，而是再創作（仿作）呢？欲解決這個問題，便須透過更細緻的比對，來考察端倪。

表二與表一對照，得出四點：首先，〈萬石君羅文傳〉著重於「出仕→榮寵」階段，與〈毛穎傳〉的重心迥異。其次，〈毛穎傳〉敘穎老死後，僅以簡筆敘述後代散落、繼承的情況；相較於此，〈萬石君羅文傳〉除了記載傳主過世，亦述及後代與追敘宗族。其三，兩傳均注意到筆、墨的物質特色，而能有所提挈：

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毛穎傳〉）

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于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萬石君羅文傳〉）

同樣講到筆、墨、紙、硯相輔相成的特性。〈萬石君羅文傳〉與毛純呼應，安排「文苑四貴」登場，且置於「出仕→榮寵」段落，顯示羅文權勢逐漸茁長，進而因四人交結，影響到內政外交，塑造成輔國棟樑地位；〈毛穎傳〉則以毛穎獲青眼為主線，帶敘其餘三人，以烘襯毛穎專寵任職。饒富興味的是，此後即接敘毛穎的年老漸衰，可見韓愈安排此段於「榮寵→衰遲」區塊，不僅位於盛衰環節的樞紐，似有盛極則衰的寓意。

其四，「榮寵→衰遲」為兩傳在敘事情節出現較大差異處。〈毛穎傳〉僅以年老見衰，簡筆交代。〈萬石君羅文傳〉除了節奏趨緩，增添小人蠢蠢欲動，想要陷害羅文情事，並塑造反面人物端紫，作為羅文的映襯。端紫，係歷史上謀逆叛亂的淮南王所獻，這樣的安排值得注意。再者，敘其「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緊接敘端紫日受隆恩，羅文

漸漸被冷落景況。¹⁸羅文的遲暮，與端紫的寵遇，雷同《史記·李將軍列傳》的筆法，以同傳互見方式，突出兩人性格與際遇的對比¹⁹。這類和柔媚上，不能有所匡言的人物，向為具備憂慮天下情懷的士人所不齒，由此襯托，傳主的失寵相形明顯。不僅內容增添小人端紫，復添上大將軍金日磾害死羅文的事件，較〈毛穎傳〉僅簡約以「不喜武人」帶過具體。

羅文稟性廉潔，固然能得到君王的尊敬與掛念，卻因直言逆耳，難以常伴君側，獲得長久的愛幸。在某種程度上，端紫性格與毛穎同類，這就予人聯繫兩傳進行傳主性格比較的暗示，如下：

（毛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

（羅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

蘇軾將羅文塑造成玉質金聲、德才兼備、持重自愛的士人，如汲黯（?-112B.C.）般的長者範式。處巖穴之時，能守氣節，入世後與之接觸者，均讚譽有加；反觀毛穎憑佞巧得到君王寵幸，來獲得愛重。同樣是「入世→榮寵」的相似描寫，得見兩人迥異的秉性與價值觀。妍媸相較下，蘇軾刻意模仿中有著點鐵成金的效果，模擬中有改作的痕跡便見²⁰。

¹⁸ 淮南王劉安叛亂事，參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二十五史點校本，1982），卷十〈孝文本紀〉、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

¹⁹ 案《史記·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用李蔡的平庸卻平步青雲，一路升等，反襯才氣天下無雙的李廣，「數奇」百戰猶不得封侯。傳中敘述者視角一下子放在李蔡，一下子又放在李廣，引導讀者透過比較的方式，領略主旨。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九，頁2869、2873。

²⁰ 點鐵成金，源自〈答洪駒父書〉：「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此處，筆者援用點鐵成金的精神，指蘇軾模擬改作中，能翻新花樣、變化出奇的樣貌。宋·

透過與〈毛穎傳〉對比，〈萬石君羅文傳〉在同樣的體裁、相似的筆法、字詞的改易，以及主體事件的著重、增添、改動下，蘇軾描寫的是迥異的人物類型。兩傳之間，不能僅僅從韓愈創體、蘇軾續擬的角度，純然劃分高下。單看蘇軾〈萬石君羅文傳〉不易見得寓意，容易惑於表面形式，而將傳旨單純化，當以互文角度看待蘇軾的承衍為宜²¹。總結〈萬石君羅文傳〉的文後意涵，約有數點：

其一，羅文賴伯樂青眼入世；皇帝嚮慕文學，讓羅文得以發揮長才。當中的不確定因子透露著「運氣」是士人能否建功立業的箇中關鍵。但羅文能得世人稱譽，還是建立在韜光養晦多年的基礎。

其二，伴隨著羅文際遇的是，那始終不變的人格。故久棄不用時，猶以武帝用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為諫。

其三，佞幸者常獲榮寵，諫諍者雖能受到尊敬，卻難以久居權力核心，此中不無感嘆意味。

表面娛樂性的背後，存在著深刻的寓意性。由腳色設定、人物刻劃、際遇描寫中有著蘇軾對官宦仕途的思考與現實人生的體悟。至於〈毛穎傳〉、〈萬石君羅文傳〉那「入仕→榮寵→衰遲」的調性，是否為封建士人一貫的命運呢？又透露著蘇軾怎樣的思想呢？孤證難立，待合併諸傳察考。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卷十九，頁204。

²¹ 放在字句修辭上，指為求節省文字，變化字面，用參互見義的方法，相備相釋的修辭法。置於篇章範疇，如法國符號學家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指異文本間在交叉、重複、吸收與轉化過程，構成綿延不斷の文本群體。筆者認為，〈毛穎傳〉、〈萬石君羅文傳〉不僅有著文本間的互攝，也有仿擬中帶對話的痕跡。參黃永武，《字句鍛鍊法（新增訂本）》（臺北：洪範書店，2006），頁185-189；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語轉引自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05。

三、曲得風神，連類互見：成組假傳的新變

通過對比，得出蘇軾作〈萬石君羅文傳〉非止步於仿擬，而具有互文性。蘇軾尚有〈江瑤柱傳〉、〈溫陶君傳〉、〈杜處士傳〉、〈黃甘陸吉傳〉假傳作品。²²從〈羅文傳〉到其餘四篇傳記，究竟呈現著怎樣的主題寓意？藉由意旨串聯、文本的抽絲剝繭，再回到與〈毛穎傳〉比較的徑路上，從兩人仿擬、承衍的軌跡，可掘發出什麼現象呢？詳見下文：

（一）士人出處問題的思考：〈羅文傳〉等傳的主題寓意

〈萬石君羅文傳〉仿作〈毛穎傳〉而有所新變，於衰遲零落記述中，非惟減緩敘事節奏，並綴以「頗憐之」、「上憫之」，增添抒情感染力。傳末補敘羅文後代，隱隱呼應羅文被發現，及於受到賞識的遇合過程，曲終江上餘韻無窮。〈江瑤柱傳〉描寫之物雖為干貝，卻於外貌姿態、滋味氣味外，樹立溫平自養的情性，尤見於飲酒高會場景。傳載江瑤柱因馬太守緣故，出走武林道，不料因感溫風，得中乾疾，遂為眾人嫌棄，評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江瑤柱向為令人傾倒的優位上客，未料遭到如此羞辱，赧然而歸後不禁抒發感慨：

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

對照先祖媚川因「匹夫懷寶，吾知其罪」，深自隱晦、潛德不耀的修為，江瑤柱耽溺於虛名高譽，卻不知韜光養晦、修身自持，此刻曉悟，已經太遲。非惟自身品藻劣等，命運隨之翻轉，亦累及家族聲譽。今昔對照，盛衰感觸特深，頗具風神三昧。論贊以江生遭遇為戒，發人深省：

²² 〈葉嘉傳〉最有爭議，為求審慎，移置註腳作補充用，而不置放正文。相關辨析，參註8。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眾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溫陶君傳〉未置論贊，而是透過溫陶君語總括全傳。從筆法看，不僅是「藉人物獨白以寓論斷」，亦帶有「結案語」特質：²³

中美曰：「吾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

傳載「其見幸緣於秦王日昃未食，見之甚喜，遂得充上心腹；其見疏緣於秦王召，將處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說頗剛硬，王不快累曰，遂見疏，不得為尚食。」以煮麵條的生熟，比喻人臣戰戰兢兢，一朝過失便見疏失寵的遭際。寵辱由人的戲劇性，帶出仕途多艱，應對進退皆須謹慎的考量。

〈杜處士傳〉全由雙關藥名雜綴而成，涉及藥名八十餘種。透過藥名構成字謎的創意，可溯自宋真宗朝陳亞（約1017年前後）的俳諧詞作。²⁴因此，蘇軾的精妙處，便在通過破體出位之思，將俳諧詞的趣味導入傳體，並加入賦、文本具有的藉言敘事筆法，形成新的創意結構。假傳本來就具有俳諧的特性，蘇軾把俳諧詞的趣味導入，無疑更強化了滑稽幽默的面向，開拓假傳文類模仿於史傳之外，新的可能。〈杜處士傳〉在具逞才與諧謔趣味的文字遊戲中，布置機關，待讀者藉由破譯來解碼，從而曉悟作者旨意。²⁵傳末交代撰作原因：「余愛仲善依人，而

²³ 「藉人物獨白以寓論斷」，顧名思義，係藉傳中人物自白，傳達議論的方式。詳註 13。

²⁴ 「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宋·陳亞，〈生查子·藥名閨情〉，收入唐圭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一，頁 8。

²⁵ 蘇軾以中藥材製造詼諧效果，不僅見於傳作，亦見於日常生活的作「對」

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提示閱讀〈杜處士傳〉時，切莫惑於表面字謎，而忽略杜仲與黃環話語隱含的蘇軾之心。這段對話看似鋪排，其實重點就在末尾提起的「或斥之曰」：

或斥之曰：「船破須笳，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為哉！」

傳文顯示蘇軾的關注還是圍繞著士人的出處問題，那積極的用世心態，透過傳末「詰問」語氣，再次強化這個概念。

以物擬人的遊戲作品，卻蘊含豐富的詮釋空間，是蘇軾寄寓才情的手筆。至於〈黃柑陸吉傳〉以黃柑、綠橘合傳，帶出「入朝見嫉」宗旨，贊曰：²⁶

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論贊帶來兩種思考：一以柑、橘滋味雙關人主的美惡、嗜好是影響宦途的條件。另則援引《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收錄的時諺（「女無好醜」等17字），比喻宮廷士人無可避免的猜忌與鬥爭。朝廷宛若金錢、威勢、榮耀的權利場，進入這個擂台的士人們，倘若不懂潔身自愛而被名利所誘，不僅盡棄初衷，也害己害人。對於小人跋扈猖獗的情貌，尚可連結〈萬石君羅文傳〉的一段軼事，傳載：

（羅文以其廉隅自愛）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

從取材動機看，蘇軾自己就是個愛硯成癖，蓄硯盈室，枕硯而臥之人；從日常經驗攝取創作的養料，作品往往帶有自我色彩，體現著生命情懷

中，如與劉放、龐安時的趣味對談。

²⁶ 〈葉嘉傳〉對於士人操守有所提揭並對與民爭利政策進行諷刺，意旨與之雷同。

與感悟。此處以「羅文貪墨」（貪財好賄）雙關硯之研墨，²⁷俳諧中隱見小人構陷何患無辭的狡詐。

（二）遠紹《史記》，祖述風神：從源頭借力

假傳體的溯源，或從古文、小說（傳奇）角度討論，或從古文、史傳角度研議，可見〈毛穎傳〉跨越文體的豐富性。於遊戲筆墨中，隱透著的深刻現實性，更是祖述史家資鑑宏旨的傳統，特別是史傳文學的開山《史記》。²⁸歷來學者多注意到形式面依承《史記》處，如「文近《史記》」、「敘事處皆得史遷神髓」，「傳後論追述毛穎身世，若有餘慨，則真肖史公矣」、「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高古，是學《史記》文字」等。²⁹主要就敘事面著眼，其中論及傳末追敘甚有餘味的部分，是《史記》體史義詩的象徵，這種感慨淋漓的抒情特點，茅坤（1512-1601）名為「風神」，遍見於對《史記》的點評裡，稱為「史遷風神」。

「風神」是敘事之「神」，包含敘事之道、抒情之法等多重內涵。敘事之「玲瓏」與情韻之「感慨」，共同組成茅坤「風神」觀的內涵。「對情感、生命意識的弘揚」、「疏逸的抒情藝術」形成「風神」的情

²⁷ 《左傳·昭公十四年》：「貪以敗官為墨。」杜預注：「墨，不潔之稱。」校注：「此雙關硯之研墨。有俳諧之意。」張志烈等編，《蘇軾文集校注》，卷十三，〈萬石君羅文傳〉，頁 1389。

²⁸ 康師韻梅提到：「韓、柳諸作和傳奇小說同樣承襲了史傳的事件敘述模式，但由於在敘述上『描繪細節』和『模擬聲情』的程度差距，致使標榜人物傳記的韓、柳之作，偏向記述與人物有關的事件，而傳奇小說除了敘述事件之外，還生動地形塑了人物，而事件敘述是否擴及人物的處境和心境，正是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的區別關鍵。由此可見韓、柳之作是較接近歷史敘事的。」此外，韓愈於〈毛穎傳〉文末，以「太史公曰」作全篇贊論，模擬《史記》的軌跡甚為明顯。參康韻梅，〈小說敘事與歷史敘事之異同——對吳保安、謝小娥故事的論析〉、〈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分別收入《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2006）；《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八期（2008）。

²⁹ 分參吳文治，《韓愈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929；唐·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頁 332；宋·樓昉，《崇古文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4 冊，1983），卷十，頁 5。

韻之美，這種美感，往往和複雜而精微的敘事藝術相聯繫。情韻的夷猶頓挫，不是單靠表面字句的唱嘆獲得，而是蘊含著匠心獨具的敘事法則，在深刻的敘事基礎上理解「風神」為宜。³⁰深具風神之美的古文家，歐陽脩（1007-1072）尤然。茅坤以來的評騭者，以為「得史遷之髓」、「傳史遷之神」、「得史公血脈」，旨在說明歐陽脩的文章特點取法司馬遷。蘊含「史遷風神」與歐陽脩長於敘事攸關，約於貶官滁州後形成。³¹

詩體般沉吟往復、抑揚吞吐、唱歎不盡的美感質素，〈萬石君羅文傳〉、〈江瑤柱傳〉等均見。從歐陽脩與蘇軾的師生傳承，可以作為敘事「風神」承續的線索；從蘇軾家學、父子習尚溯源，可見對史書的勤讀，乃至於嫻熟於運化故實、字句依仿之處。下面援舉〈萬石君羅文傳〉的兩條例子為證，如：

1. 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萬石君羅文傳〉）

「陛下用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史記·汲黯列傳》汲黯語）

2. 贊語：「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萬石君羅文傳〉）

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史記·汲黯列傳》武帝語）

上舉二例，係銛鑄《史記》詞彙，化成新詞句者，為用典的修辭法。³²歐陽脩曾讚賞蘇軾「善讀書」、「善用書」，體現在蘇軾用典的創作策

³⁰ 參韓·黃一權，〈「六一風神」稱謂的來源及其闡釋〉，《中國文學研究》第四期（1998）；劉寧，〈敘事與「六一風神」——由茅坤「風神」觀切入〉，《文學遺產》第二期（2011）。

³¹ 同前註。另蘇軾〈六一居士集敘〉：「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摯，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也，天下之言也。」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敘〉，頁316

³² 羅積勇：「為了一定的修辭目的，在自己的言語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來歷的現成話，這種修辭手法就是用典。」從語言結構來談，約有三類：其一，襲用《史記》詞彙，自然成詞者；其二，銛鑄《史記》詞彙，

略。³³蘇軾對《史記》的嫻熟，不僅從篇名的制定：以《史記·萬石君列傳》為「萬石君羅文傳」，混淆眼目的手法上得見。通過上節的討論，〈萬石君羅文傳〉等五篇假傳，可串連成對於士人出處問題的價值論斷。這不是蘇軾的個人發明，在《史記》「互見」筆法已有端倪。

從現存文獻查考，「互見」最早來自蘇洵〈論史記〉的提挈，其云：「本傳晦之，他傳發之」，是互見法的特徵之一，係牽涉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書法。此書法的使用要領，即將同一人、或同一事，分散在各體、或是各篇章的一種方法。核考《史記》文本，以關乎史體編纂的「詳略互見」，使用頻率為眾。其餘諸如「傳贊互見」、「隱顯互見」等，俱屬之。《史記》改編年為紀傳，最顯著的差別，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的模式。以體類言之，又可分為在同一體類、同一篇章內部形成的互見形式，以及打破不同體類的互見。蘇軾將士人出處問題的思考，錯置在同體的不同傳記裡，讀者尚須經由聯繫、組合，才較能貼近蘇軾想法的全貌；換言之，蘇軾五篇假傳共同指向同一意旨，可視為「他傳互見」。蘇洵歸納出「互見」法，對於蘇軾的創作是否有所啟迪，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至於進一步的關聯，則尚待探究。

韓愈在《史記》以人為綱的紀傳體例下，轉化成以物擬人，是假傳體發凡；蘇軾不僅利用假傳體，通過轉化、寄寓來削減批判鋒芒，增添幽默效果；汲取歐陽脩著力的「風神」範式，更遠紹史傳開山《史記》，

化成新詞句者；其三，櫟括《史記》故實，不見痕跡者。參羅積勇，《用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2。

³³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公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姐己賜周公。操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誠齋詩話》，頁148-149。

運用「互見」筆法建構成組傳記，大抵因所身處為封建專制背景，為了避免觸犯忌諱，對於敏感的官場話題，還是得謹慎為之；另則使作品更富吸引力，亦是考量到流傳性，讓平面文字發揮更大的影響，可謂聰明的選擇。

（三）模仿？角力？：論蘇軾新變假傳體的影響焦慮

韓愈〈毛穎傳〉，既可目之為假傳文體開創者，亦可從古文章法角度檢視。林紓（1852-1824）於《韓柳文研究法》，便收錄一段軼事：

昌黎每有佳制，柳州必有一篇與之抵敵。獨〈毛穎傳〉一體無之，故有〈讀毛穎〉之作。俳字，是通篇之主人翁，以下節節為俳字開釋。引詩，引史書，均為昌黎出脫。太羹玄酒外，嗜者尚有菖蒲芰與羊棗之類。見得古文於道理之外，拘極而縱，殊無傷也。然使裴晉公讀之，則柳州亦將為昌黎分謗矣。³⁴

林氏拈出「俳」字，以為是柳宗元感於當世非議此傳，³⁵撰〈讀毛穎〉（即〈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³⁶之作，著意闡釋、發揚韓文勝處的關鍵。藉由「抵敵」提點，使兩人爭勝面貌如在目前。柳宗元固然有其考量，因緣不得而知，惟其「未作」，正烘托出〈毛穎傳〉的獨特。雖不免帶有文人相互標榜的拔高之論，然於〈答楊誨之書〉：「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可知柳宗元的青眼以對。³⁷

〈毛穎傳〉後的假傳創作，以陳邦俊（約1596年前後）《廣諧史》所收為據，今存十卷，計242篇假傳。³⁸唐宋17人計25篇作品，蘇軾5篇

³⁴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64），頁107。

³⁵ 如張籍兩度致信，評韓愈「尚駁雜無實之說」；《舊唐書·韓愈傳》則云：「譏戲不近人情」，乃「文章之甚紕謬者」。前者見五代·王定保撰、黃壽成點校，《唐摭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卷五，〈切磋〉，頁70-71。

³⁶ 唐·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三徑藏書本校刊，1965），卷二十一，頁1-2。

³⁷ 唐·柳宗元，〈答楊誨之書〉，《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三，頁1。

³⁸ 明·陳邦俊，《廣諧史》（臺北：天一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四年沈應魁

尤眾。前節提到蘇軾運用「互見」構成組傳，呈現出對士人出處問題的關注。為何不以一篇，而要以系列作品表現呢？或許可從林紓批評柳宗元不敢以「一篇」抵敵的話語探索。聯繫蘇軾在假傳體的表現：不僅止於「幾可亂真」的訴求，更別開生面以「組傳」模式、向《史記》借力的方式呈現；不僅破除單傳體製，而有合傳的形貌出現；遠紹《史記》風神，妙於製造餘韻無窮的詩意；加入俳諧詞的特色，讓假傳體製於依仿史傳之外，能發展出更多元的面貌。如此過程，趨近於一種「影響的焦慮」。「影響的焦慮」是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的核心理論。他認為詩的傳統不過是一代代詩人誤讀前驅者的結果。在「強者詩人」出現後，現代詩人因為無法擺脫前人的「影響」而「焦慮」，只能不擇手段地「誤讀」（創造性校正）前人，從而反抗前人的影響，帶來創新。³⁹

從蘇軾大費周章的創作，所欲新變的企圖，宜非習於模仿的秉性所能概括。布魯姆以西方詩論為對象，但在中國文人的仿作、襲作乃至於爭勝心態，道理是相通的。過程中也許是蘇軾對韓愈創體的致敬，嘗云：「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變矣。」⁴⁰聯繫文人間相互比量的競爭心理與宋調欲代雄唐音的文化意識，蘇軾的創作並非止步於「模仿」，更是「影響的焦慮」下激盪而成的心血結晶；是文學致敬，多元的創造、技巧呈現，更透露著亟欲爭勝的企圖。

刻本影印，1985）。

³⁹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詩歌理論》（臺北：久大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26、30。

⁴⁰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七十，〈書吳道子畫後〉，頁 2210。

四、結論

韓愈〈毛穎傳〉以莊重嚴整的史體、惟妙惟肖的史官口吻，打破人物傳體規範，通過擬人技法，為毛筆作傳。貴能有所寄託，產生滑稽中蘊含嚴肅、詼諧中寄寓諷刺的力量。入宋以後，蘇軾繼之，撰有〈萬石君羅文傳〉、〈江瑤柱傳〉、〈溫陶君傳〉、〈杜處士傳〉、〈黃甘陸吉傳〉諸篇，為當時假傳創作數量最夥者。通過文獻回顧，本文試圖從文本承繼的脈絡，分析撰作背後的意圖，論蘇軾假傳體的撰旨與創新。

首先，蘇軾的假傳皆未繫年，難以從作品本事判斷，故從文本敘事情節結構梳理〈萬石君羅文傳〉與〈毛穎傳〉。藉以掘發〈萬石君羅文傳〉所塑造的是汲黯般的長者範式，同樣的體裁、相似的筆法、字詞的改易，以及敘事的著重、增添、改動下，描寫迥異的人物類型。兩傳之間，不能僅從韓愈創體、蘇軾續擬的角度定論，抑或進行優劣評價。單看〈萬石君羅文傳〉不易探詢寓意，容易被表面形式所惑，而將傳旨單純化，宜以互文角度看待蘇軾的承衍。

其次，韓愈打破以人為綱的紀傳體，透過以物擬人的模式，創立假傳體。蘇軾於仿擬〈毛穎傳〉的同時，更能上溯《史記》，或用典、或轉化地汲取滋養；或運用「互見」筆法建構成組傳記；或通過「風神」的提取，領略司馬遷傳人的神髓，製造酣暢淋漓的情韻，帶有生命情懷的深潛與體悟；或結合詩詞的操作經驗，形造曲折的言外意境；或加入俳諧詞的創意，以雙關藥名綜彙成傳，作出新的突破，反映蘇軾的辛勤耕耘與博學才氣，也是詼諧幽默人生觀的一個表現面向。由腳色設定、人物刻劃、際遇描寫中有著蘇軾對宦途的思考與現實人生的感悟，表面娛樂性的背後，帶有深刻的寄寓，淹透著蘇軾對士人出處問題的思考與關注。大抵因身處帝王專制時代，為避免觸犯忌諱，對於敏感的官

場話題，還是得謹慎為之，另一方面，使作品更富吸引力，亦是考量到流傳性，而使平面文字發揮更大影響力的選擇。

其三，回歸到模仿說與角力說的問題，蘇軾本有仿擬前作的習慣，亦有蘇、黃時相爭競的紀錄，難以倚靠前賢學者指認的「習性」解決。筆者借鑑布魯姆「影響的焦慮」進行思考：柳宗元在〈毛穎傳〉後，未有佳作抵敵，可視為影響造成的焦慮感，致使作〈讀後〉斷開同體競作的連結。蘇軾的創作，不僅僅以「逼真」為訴求，更以「組傳」模式、向《史記》借力的方式呈現。聯繫文人間相互比量的競爭心理與宋調欲代雄唐音的文化意識，蘇軾的創作並非止步於「模仿」，是對前作的「致敬」，更是「影響的焦慮」下激盪而成的心血結晶，展現出承衍中有新變的爭勝企圖。

蘇軾的角力與創作，勝負結果固然見仁見智，然從假傳體發展史看，從承先啟後脈絡看，是帶有推動性的。以《廣諧史》收錄作品為例，唐宋17人計25篇作品，蘇軾5篇尤眾。此後元代10人19篇中、明代75人153篇。除了摹寫物類的拓展、體裁的嘗試、書法技巧的多元，反映不同朝代的士人在影響焦慮下作出的努力外，文本背後更對應著時代的變異，帶有不同的關注題材與批判視野。除了理清蘇軾不止步於仿擬的「新變」，從而對應「模仿說」、「角力說」，為其創作意圖提出新的闡釋。期冀藉由本文，析論蘇軾假傳體的豐富面貌與多元呈現，既補充蘇軾古文研究尚為欠缺的環節，亦可為當前趨於宏觀的假傳體系列研究，作出微觀、個案探討的拋磚引玉。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二十五史點校本，1982。
- 〔唐〕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三徑藏書本校刊，四部備要·集部，1965。
- 〔五代〕王定保撰、黃壽成點校，《唐摭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1983。
- 〔宋〕樓昉，《崇古文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4冊，1983。
-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 〔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08冊，1983。
- 〔明〕陳邦俊，《廣諧史》。臺北：天一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四年沈應魁刻本影印，1985。
- 〔清〕董誥，《全唐文》。合肥：黃山書社，清嘉慶內府刻本。
- 〔清〕嚴可均輯，《全宋文》。第三三八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唐圭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史蒂文·柯恩（Steven Cohan）、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

方介，《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衣若芬，〈近五十年（1949-1999）臺港蘇軾研究概述〉，《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何寄澎，〈風神、遊戲與傳奇——小論東坡的傳記文〉，《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295-312。

吳小林，《唐宋八大家匯評》。濟南：齊魯書社，1991。

吳文治，《韓愈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64。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大學出版社，2008。

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文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張海鷗輯，《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陳滿銘，《蘇辛詞論稿》。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陶東風主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新增訂本）》。臺北：洪範書店，2006。

劉乃昌，《蘇軾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2014。

羅積勇，《用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饒學剛、周靖華，〈二十世紀蘇東坡文學研究綜述〉，《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二）期刊論文

方介，〈韓愈〈獲麟解〉析論：由「形」與「德」看韓愈之所以為韓愈〉，《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九期（2003.11）。

王基倫，〈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考察〉，《東華漢學》創刊號（2003.2）。

李貞慧，〈重讀蘇軾〈方山子傳〉：以敘事觀點為中心的討論〉，《清華中文學報》第五期（2011.6），頁123-166。

林爾、俞樟華〈論蘇軾，〈萬石君羅文傳〉〉，《荊楚理工學院學報》（2014.6），頁8-10。

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成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五期（2011.12），頁69-98。

康韻梅，〈小說敘事與歷史敘事之異同——對吳保安、謝小娥故事的論析〉，《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2006），頁183-224。

——，〈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八期（2008.5），頁105-133。

張國榮，〈蘇軾詩文「戲謔」風格特徵、成因及文學史意義〉，《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六卷第九期（2011.9），頁6-12。

劉成國，〈以史為戲：論中國古代假傳〉，《江海學刊》第四期（2012），頁191-197。

劉寧，〈敘事與「六一風神」——由茅坤「風神」觀切入〉，《文學遺產》第二期（2011），頁100-107。

鍾志偉，〈平議《四庫全書總目》「假傳體」文類的編目與批評〉，《漢學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四期（2014.12），頁259-292。

黃一權，〈「六一風神」稱謂的來源及其闡釋〉，《中國文學研究》第四期（1998），頁35-39。

* 韓兆琦，〈蘇軾的滑稽傳記文〉，《雁北師院學報》第四期（1994），頁8-10。

（三）學位論文

呂曉群，《東坡詞用典研究》。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陳秀娟，《東坡詞用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1982.
- Han Yu, *Han Chang Li Wenji Notes*, Xi'an: Sanqin Press, 2004.
- Su Shi, Zhu Fanli, School, Su Shi's Antholog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Chen Bangjun, *History of Harmony*, Taipei: Tianyi Publishing House, 1985
- He, Chi-peng, "Fengshen, Games and Legends--On the Biography of Dongpo", "A Thousand Years of Symposium on the Death of Dongpo", Taipei: Hongye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2001, pp. 295-312 .
- Lee, Chen-Hui, Rereading Su Shi (Fang Shanzi Biography): Discussion on the Narrative Viewpoint, *Tsinghua Chinese Journal*, Issue 5 (2011.6), pp. 123-166.
- Zhang Zhilie, Ma Defu, Zhou Yuxi, Editor-in-Chief, Su Shi Wen Ji School Note,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Liu Chengguo, "Taking History as a Pla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False Biography", *Jiang Hai Academic Journal*, Issue 4 (2012), pp. 191-197.
- Zhong Zhiwei, "On the Cataloging and Criticism of the "Fake Biography" in the "Siku Quanshu", "Sinology Research", Volume 32, Issue 4 (2014.12), pp. 259-292.
- Han Zhaoqi, "The Funny Biography of Su Shi", *Journal of Yanbei Normal University*, No. 4 (1994), pp. 8-10.

**The Access Between Illusion and Reality
with a Humorous Writing Style:
The Study on the Purpose and Innovation
of Su Shi's False Biography**

Kai-Jung H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s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Biography of Wan Dan Jun Luo Wen*” and “*Biography of Mao Ying*” through summarizing their narrative plots. The findings were the followings. The creation of Su Shi not only requested for reality, but presented in the writing style of compound biographies, which was inspired from “*Shi Ji*” and combined his own writing experiences. From the feelings toward Han Yu, the competitive mentality among scholars, and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competing against the Tang Dynasty, Su Shi was not satisfied with imitation; he paid tribute to the previous works instead,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influential anxiety.

Su Shi's writing style revelled the thinking of references, and showed the competitive ambition of literary evolution. The researcher expected to display the value of Su's creation, discover the variations of his False Biography, supplement the deficient of Su's study, and his developmental meaning of False Biography.

Keywords: false biography, inter-texts, “*Biography of Wan Dan Jun Luo Wen*”, “*Biography of Mao Ying*”, influential anxiety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